

巴黎和談的綜合檢討

會虛白

(一) 和談的開場鑼鼓

越戰和談正在巴黎響起了開場鑼鼓了。這祇是開戲前的開場鑼鼓，正戲不能上場，還要等上場角色協商的結果。因為美國跟北越都把這次代表的見面稱做「接觸」或「會談」，任何方面都不認做是和談的開始。

仗打上了，必定要有一個結束，因此，有戰必有和，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可是，怎樣和，在共產黨手裡決不會像我們想像那樣的爽快俐落。

翻開近代史來看一看，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跟共產黨談和，就有三個例子好尋。奧國問題，因為蘇俄的從中作梗，經過二百八十次會議，拖了十年，才在一九五五年把它解決下來。德國的和約，又因為蘇俄的無理堅持，到今天戰後二十三年，還簽訂不下來。在我們記憶中最新鮮的第三個例子，就是韓戰的結束，經過了兩年的舌戰，才勉強強強把戰火停下來，仍舊看不到真正結束戰爭的和議跡象。

詹森預測越戰和談前途艱險，的確說了真心話。雙方準備攤到談判桌子上來的牌，現在已經是大家知道的事實了。

詹森縮小轟炸範圍，要求北越作對等的軍事收斂，最少北越不能利用美方停炸的便利作加強戰備的行動。現在北越不獨利用這喘息時間，大量補充作戰器材和戰鬥人員，並且在談判進行中，發動對越南一百多城市大規模的攻擊，砲火直逼西貢市郊。這種蔑視詹森要求的狂妄姿態，予詹森停炸測驗一個鮮明的答覆：你停你的炸，我打我的仗，休想我作對等的收斂。北越沒有和談的誠意已經這樣公告於世界，美國代表怎樣坐得上談和

的桌子上去呢！因此，美國代表攤在桌子上的第一張牌，祇要求北越對詹森停炸的要求作對等的軍事收斂，不然這個炸就停不下去了。

但，美國無條件的停止轟炸，是北越最低限度的要求。北越深林密菁裡偷偷摸摸人員和武器的補充，它可以一口否認；北越向南越一百多城市的攻擊，它更可以全部推到越共身上，祇表示越共的威力強大在和談桌子地位的重要，它可絕對負不了責。北越在地面上，人堆裡到處有掩蓋的行動大家看不清，可是美軍在天空上扔炸彈却是家目昭彰的事實。因此，北越反可以指着美國的不停轟炸是沒有談和誠意的表示，它代表坐到談判桌子上來第一張攤出來的牌，就要求美國無條件的停炸。

一方面要求對等收斂，一方面要求無條件停炸，巴黎談判一開始，雙方就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不清。不等北越作任何對等收斂的行動甚至承諾，美國就應該主動地全部停止轟炸，美國姑息主義者以及若干美國友邦已經在那裡作這樣的主張了。

這種求和心切的讓步，將使美國一着錯，滿盤輸，斷送了它談判成功的一切可能。這一個重要關鍵，美國絕對不能讓步的。

理由很簡單：戰場上佔優勢，是談判桌子上佔上風的先決條件。北越南侵，利在山林掩護的地形。它潛入南越之後，配合着越共，在廣大農村裡，如水銀瀉地，陷美越聯軍於窮於搜索的窘境。美軍的對策，是在空中控制敵內外聯系的咽喉，扼守它交通的大門口，炸斷它在越南戰場上外來武器與人員的補給。北越作戰的優勢條件是利用地形來擴大它的戰鬥力，美國作戰的優勢條件是利用空間來萎縮敵方的戰鬥力。我們可以說，越戰戰場上力量的強弱決於此，進而越戰的勝敗也決於此。美國一旦答應停止全部轟炸，就自動放棄戰場上的優勢，反映到談判桌子上，祇能任憑

敵方擺佈，說什麼答應什麼了。

邊打邊談這一套共產黨的陰謀，美國在中國戰場上，在韓國戰場上已經領教了多少次，據說，這一次談判，美國變乖了，決不會再鑽過去鑽過的圈套。我們衷心祝禱，願這樂觀研判能成事實。那麼，跟共產黨「談」的時候，決不能放棄「打」的本錢。轟炸是美國「打」的本錢，怎能輕易作放棄這本錢的承諾。

假定美國不作這承諾，談判竟由非正式的接觸進展而成正式的和談。重要的實質問題，多如亂麻，不勝列舉。我在這裡祇提一個最重要的中心問題：越共的地位。

最近一期「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裡面，有一篇反映美國和美國友邦解決越南意見的綜合報導。報導的結論，彷彿一般反映都以爲承認越共的合法政黨地位，組織聯合政府是解決越南問題最可能實施的辦法。

自由世界有這種輿論的醞釀，真是駭人聽聞！

組織聯合政府，是共產黨完成滲透顛覆統戰陰謀，奪取別國政權最後結晶的一種手段。我相信，看到東歐諸國的關進鐵幕與中國大陸受中共控制經過的人，對這套陰謀都耳熟能詳的了。美國政府和人民當然不應該例外。

美國爲什麼要參加越戰？理由很光明，也很簡單：要保護越南的獨立自由。因爲北越違背日內瓦協定，製造越共做它的傀儡，稱兵作亂，推翻越南的合法政府，越南的獨立自由遇到了威脅，美國才仗義興師，參加了越戰。因此，越共是越南的叛亂集團，是越南引狼入室侵略者的代表，是美國協助越南獨立，必須消滅的敵人。現在這個戰場上的敵人，竟搖身一變，變成了被侵略者的代表，以統治者的身份來參加被侵略者政府的工作。敢問，美國能閉一隻眼開一隻眼，任憑它要這套魔術而不加制止嗎？假定美國這樣做，將置其仗義支持的越南政府於何地！假定美國這樣做，充份表現了美國的怯懦，污染了美國傳統的光榮紀錄！

因此，我相信，雖然姑息主義的氣氛瀰漫自由世界，予美國政府以四面包圍的壓力，詹森總統智珠在握，決不肯在這個緊要關頭上讓步的。

綜合上面檢討，巴黎談判怎樣開談遭遇到那樣的困難，談判實質入會

遭遇到這樣不開的死結，這個邊打邊談的局勢，不獨不能在本年十一月美國大選以前有什麼結果，恐怕美國換了總統，捧着這只變手的熱山芋，也不知道要拖到何年何月才可以扔掉它。

當然，美國換了一個新總統，或者會打出一個新局勢來。不獨自由世界都在這樣想，就是北越又何嘗不是抱着這種期待。老實地，北越正在期待一位代表姑息主義的競選者走進白宮。麥卡錫等輩不是已經公開聲明，他們做總統會承認越共的合法地位並主張越南要組織聯合政府了嗎？可是，我敢保證，就是這些人做了總統，也不會把美國傳統的國策做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競選時信口胡言是一會事，一身挑起國家重任做了總統是另外一會事。所可惜者，新春以來，北越在春季攻勢中受了嚴重的挫折，攻佔溪生的計劃全盤垮台，美軍在戰場上節節勝利的當口，不料國內因大選而捲了一陣在戰場上絕對不需要的和談浪潮，使美國在越南兩年苦戰的結果，特別在民心士氣方面受到了不可估計的損失。美國想提早結束越戰，結果恐怕要把越戰無限期的拖長下去了！

(二) 阮春水怎樣坐到和談桌子上來的

我們再把美越雙方和談立場分別予以剖析，先談北越。

北越和談首席代表阮春水五月十三日出席巴黎會談發言第一句話就說，「美帝」給他們打敗了，可是，「美帝」不知悔過，還要繼續侵略。因此，他表示，美國若要談和，就得先自動停止一切侵略行爲。

阮春水是裝足了勝利者的姿態坐到巴黎和談桌子上來的。這可以說是他裝扮出來的姿態，却也可以說反映他深信不疑的正確判斷。因爲，發動談和的是美國，兩國交兵，誰要和就是誰認輸。這是大家可以了解的邏輯。

更何況，美國在發動和談之前，做了一連串誠意求和的表示，更加强了北越自居勝利者的信心。主張加強戰鬥的前線美國將領因此換了人。美國向例要競選連任的總統因此宣佈不願再做下一任總統。緊跟着北越春季攻勢之後，美國朝野掀起了的普遍全國的反戰呼聲。這些現象給北越看在那裡，安得不作美國在那裡認輸的結論。

因此，阮春水飛到巴黎來，是抱着在會談桌子上可以爭取到戰場上得不到的勝利的信心的。他一定相信，在美國一連串讓步之後，祇須他在和談桌子上再作最後一下加重的壓力，就可以把這個雄視世界巨人的泥腿壓斷的。

實際，這樣推論究竟不合邏輯，不是共產黨要研究的問題。他們注意的，祇是他們這份信心輻射出去，在全世界千千萬萬只憑皮相作判斷的人所發生的影響。

胡志明這套設計，得到了俄共的全力支持。因此，在四月三日河內廣播願派代表跟美國接觸之後，莫斯科第二天就由政府發表公告，表示北越的聲明是結束越戰最現實的辦法，現在祇等美國願停止一切戰鬥行為來表示和談的誠意了。

俄共的計劃是要把越戰在戰場上得不到的勝利，搬到會議桌子上來爭取得之，藉以表示他們和平共存戰略運用的成功。因此，俄共是全力支持或竟是幕後策動北越的設計的。

中共的設想，適得其反。中共以為，人民戰爭戰略的成功，必需在戰場上得之。因此，河內的接受和談，在中共看來，是俄共串通「美帝」，出賣共產同志的醜行，應該嚴加斥責。北平四月六日，以新華社記者口吻，借指斥俄艦在黃埔進行間諜活動為由，作他們對北越接受和談的第一次反應。新華社記者指出美國的和平建議是圈套。「美帝」的這個和平圈套却得到俄共的合作。因此，他警告北越，解決越南問題祇有在戰場上澈底擊敗「美帝」，現在北越走錯了路。

俄共中共對河內的反映有這樣南轅北轍的距離，陷胡志明於左右為難的窘境。因此，阮春水出席巴黎會談前，繞道北平，請見毛澤東，吃到了閉門羹不計外，還經周恩來接見，當面申斥了一頓，受到不可忍受的凌辱。中共這樣做，雖對胡志明的不聽話，出了一口氣，却在這一次憤怒的衝動中，充份表現了他們在越南問題上戰略的慘敗，給俄共佔盡了上風。

但，共產黨在鬭爭中，不到黃河不會死心的。共產黨本來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俄共領導的崩潰，祇因為整個國際共產組織，分裂成鷹派、鴿

派兩股無法合流的對峙局勢。現在俄共在越南戰場上取得了鴿派領先的優勢，中共正可借題發揮，鼓動國際共產陣線裡鷹派的反對浪潮，捲土重來，打開另一次鬭爭場面。

於是，不先不後，越戰會談在巴黎響起鬧場鑼鼓的前夕，巴黎竟掀起了大批青年學生示威遊行的暴動。學生遊行之後，接上來又是全市大罷工，聲勢十分壯大，現在勢不可遏，竟威脅到法國政府政權的基礎。同時，西德也有同樣規模的羣眾活動，義大利的羣眾也在那裡躍躍欲試。這些羣眾活動，都有共產黨的核心在那裡發縱指使，是象目昭彰的事實。雖然，示威的目標，並沒有鮮明指出要反對和談，可是，「項莊舞劍，旨在沛公」，其目的在阻撓和談，也是大家看得到的事實。

國際共產黨裡有鷹鴿對峙之爭，自由世界也有鷹鴿對峙之爭，順理成章的邏輯結論，不是將促成國際共產黨的鴿派結合自由世界的鴿派，合力來對付國際共產黨的鷹派與自由世界的鷹派了嗎？

的確，自由世界中，特別是首當其衝的很多美國人都在這樣想。就因為這股思潮的壓迫，使詹森總統放棄競選，作爭取和平的最後嘗試。就因為這股思潮的壓迫，使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富爾勃萊德，在北越堅持要以華沙為談和地點時，要求詹森讓步，同意北越的要求。就因為這股思潮的壓迫，美國參院多數黨領袖孟斯飛爾德聽見和談地點選定了巴黎，高興得跳起來嚷道：「好極了，好極了，冰凍到底打開了！」也就因為看到這股思潮威脅的嚴重，美國新換的駐聯合國大使包爾語重心長地警告說：「有人以為片面讓步，表示軟弱就可以使談判進行順利甚至開始進行。這是錯誤的。有一小撮美國同胞，很少讀過歷史，或根本不知道他們讀的是什麼，却在公開做着苦行僧自貶的表示，以虔誠的口吻，批判美國政策澈底錯誤，說我們這個國家現在竟變得跟人家一樣殘酷，一樣狂悖。這種人，真是愚笨不值一顧。美國決不能表示軟弱或灰心失望。」

我希望美國人能夠看清楚，俄共中共所代表的國際共產黨鷹鴿兩派，就其對內鬭爭形勢來看，的確已經到了劍拔弩張勢不兩立的地步，可是就其對外鬭爭所發生的作用來作檢討，兩股勢力還是有相輔相成的效果。

就越戰和談的冷戰態勢來講，國際共產黨鷹派會外的叫囂，加增了他

們鴿派在和談桌上獲得勝利的公算。因為，攤在美國面前的，好像祇有兩個選擇：你不選擇鴿派和平的路，就得走鷹派戰爭的路。要走鴿派和平的路，雖然開出來的條件十分苛刻，可是你不接受它，就得準備披上戰袍到戰場上去解決問題。假定美國沒有重上戰場的決心，坐在談判桌子對面的共產黨鴿派代表們，就會以貓哭老鼠的善意恣態勸告你：還是接受這些條件，讓國際共產黨的鴿派跟自由世界的鴿派携手合作來對付國際共產黨的鷹派和自由世界的鷹派吧！我們都是愛好和平的同志，應該同心合力來消滅人類戰爭的一切種子。

假定戰爭的確因此平定下來了，可是，美國掉過頭來看一看，它六十年多血戰要維護的越南政府會化成一道青煙，消失在它視線之外去了；它半世紀來建立在遠東的一道反侵略長城，也東倒西坍失掉它防衛的作用了；赤色浪潮泛濫在整個太平洋裡，波濤洶湧，直撲到美國的西岸。包爾大使所說的那一小撮美國批評政府的偽裝苦行僧到那時候雖悔罪自殺，也挽救不了國家的危機，而國際共產黨的鴿派却不血刃而控制了美國。

北越代表阮春水是得到了這樣的鼓勵，帶着這像有把握的錦囊妙計坐到巴黎和談桌子上來的。我相信，老謀深算的美國代表哈里孟一定看到這一點，一定能予以適當的應付。我祇在這裡祈禱，美國國內的那班偽裝苦行僧，不要在這緊要關頭再來抽他的後腿！

(三) 哈里孟怎樣坐到和談桌子上來的

接着我們來檢討美國和談中所取的立場。這一次越戰和談是美國主動發起的。最令人費解的是美越聯軍在戰場上，打败了北越的春季攻勢，得到輝煌戰果之後，竟會主動談和。因此，美國為什麼要談和，希望談和得到什麼結果，換言之，美國代表哈里孟怎樣坐到和談桌子上來的，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越戰久延不決，詹森總統適當大選之年，要對歷史有一個交代是他發動這次和談的主要動機。至於詹森為什麼以和不以戰為結束越戰的手段，無疑地是受到國內外姑息主義的壓迫。戰爭一定要增加政府的負擔，一定

要影響人民的生活，不瞭解美國參加越戰所負神聖使命的一般美國老百姓，當然要反對戰爭。這一個羣家心理的弱點，給共產黨抓到了，就在美國散佈反戰種子，如火燎原，造成一股壓迫政府的力量。因此詹森在和談開始的前夕，感慨地說道：「我面對的最嚴重的大問題是國內受河內宣傳影響所產生的紛歧！」參謀總長江生更憤憤地說道：「美國在戰場上打了勝仗，却給敵人在國內打败了！」

越戰和談，雖然因為北越的橫蠻陷入僵持狀態一無進展，可是美國渴盼和談早日實現的熱心份子，已經整備好一套委屈求全的腹案。參加總統競選的麥卡錫等輩不是已經公開承認組織聯合政府是打開越戰和談僵局的一個有效辦法嗎？草擬這套腹案的人，知道倡言聯合政府未免有些刺耳，準備把它改成正式普選完成的合法政府產生之前的一個過渡政府，暫由雙方協定的代表人員擔任之。這是顧全美國面子的第一個腹案。

越南北部的源記、杜基兩省，在日內瓦會議劃分南北越轄區的時候，是北越所力爭而沒有得到的地區。現在這兩省已在北越勢力控制之下，不妨承認既成事實，滿足北越的要求，但名義上應該規定這兩省是獨立地區，一方面保持它的緩衝作用，另一方面也顧全了美國的面子。這是美國姑息主義者的第二個腹案。

北越和越共的勢力已經散佈在越南的四鄉，事實上不容易一下子完成清鄉的工作，因此，為了保全面子起見，不妨以實施地方自治為名，准許越共參加目前為越南政府所支配以及雙方爭奪地區的農村行政組織。這是姑息主義的第三個腹案。

以上三個腹案都不能說服美國執政者同意接受。因為，第一腹案，不論過渡政府也好，聯合政府也好，是共產黨顛覆陰謀的慣用手段，美國已經有了好多次的痛苦教訓，不能再鑽這個圈套。第二腹案，割讓兩省是予侵略者以侵略的報酬，將置美國維護正義立場於何地。第三腹案，使侵略者盤踞腹地予以合法的承認是斷送越南政府的催命符！

因此，詹森在和談開始之前，明白規定了美國的立場。他說，他不願因和談而使美國變成一個三等國家。他指出，河內一方面加緊戰爭威脅，一方面散佈美國賣友的謠言，來離間美越關係。他保證，他決不會把越南

政府放在銀盤子上貢獻給敵人。他預言，假定美國承認成立聯合政府，這個政府成立不到六個月，一定會給共產黨全盤掌握了去。北越要停炸，必須有對等行動的保證。他又說：「我們不能祇管自己作和平的努力，放任敵人在西貢順化要怎麼幹就怎麼幹。」同時，詹森又透過他的左右向新聞記者表示，詹森希望他離開白宮的時候，成一個終止越戰與締造世界和平的人。倘然不能做到這一點，他也要使不論何人做繼任美國總統，無法犧牲美國的盟邦。

哈里孟是在總統的這樣決心和姑息空氣的那樣壓迫的夾縫中，坐到和談桌子上來的。但，上面檢討的還祇是美國國內影響和談的主觀因素，這些主觀因素，在國際環境客觀因素的激盪中，也必然會影響到和談的進展。

因詹森發動和談而動搖了立場的美國友邦，最顯著的是日本和加拿大。這兩個國家非常巧合地也都遇到了大選的前夕，因此，受美國動搖的影響，為鷹為鴿同時都變成了兩個政治號召的中心課題。日本的社會黨就以執政自民黨追隨美國失策為題，對政府集中攻擊，而自民黨內部反共共堅定的執政者也有修改吉田書簡精神，放鬆對中共貿易尺度的轉變。加拿大總理杜魯道，竟公開宣言，他如連任總理擬與中共舉行雙邊接觸，在合適條件之下，有意承認中共政權。

法國的戴高樂，假定沒有學生遊行，工人罷工發動了顛覆他領導的政潮，正準備在這一和談進行之中，爭取決定成敗舉足輕重的地位。他想要在這次和談中，排斥美國勢力於歐洲之外，完成他控制西歐建立第三勢力，與美蘇成三足鼎峙分霸世界的雄心。

同時，自由世界中，反共堅強的國家像韓國、泰國都對美國信誓旦旦的承諾，喪失了信心。雖然詹森對韓國的朴正熙和泰國的他農提供了確切的保證，不獨目前和談內容要經常告訴他們，並且正式開談時要邀參戰國家共同參加，但，美國求和的陰影總籠罩在這些美國並肩作戰戰友的心頭，無法使它們不抱怨美國中途拆夥，有失道義立場。

綜觀美國發動和談在自由世界中因美國領導的動搖而發生各奔前程紛亂的現象，實足寒心。我相信，這樣的寒心，坐在和談桌子上的哈里孟，

比我們這些旁觀者還要敏感。他一定記得，詹森在他沒有坐到和談桌子上以前就警告他說，美國總統不願因和談而使美國變成一個三等國家。

哈里孟既要顧到詹森讓步限度的指示，更要應付國內姑息主義者虎視眈眈的監視，又要在國際間維持美國傳統的地位，他處境的困難，的確難以想象。阮春水當然也看到哈里孟這種左右為難的窘境，並且確認哈里孟打不開的結，正就是他勝利的把握。因此，把哈里孟逼在這個死角裡，使他非讓步轉身求出路不可，是阮春水的戰略。

根據詹森的指示，哈里孟雖逼在死角裡也無法讓步的。雙方不讓步，和談局勢必然要無限期的拖下去。這正是阮春水的期待。因為阮春水不期待在詹森手裡會有什麼收穫，他寄重大希望在下一任的美國總統。他竭誠希望麥卡錫等輩當選做新總統。不是他們都把組織越南聯合政府和承認越共的合法地位做競選號召的嗎？他們做了美國總統，北越的一切要求不都會圓滿完成了嗎？

事實發展，真會這樣嗎？我敢保證決不會。因為美國的遠東政策，自從一九四七年以來，經杜魯門、艾森豪、甘迺迪以迄詹森，四任總統沒有變過。不論麥卡錫等輩競選時提出怎樣背棄美國傳統的主張，他們一做總統決不會作一百八十度違反傳統的轉變。因此，阮春水的期待，在美國新總統手裡還是要落空的。到那時候，僵持惡化，和談破裂，北越在戰場上利用和談的掩護，重振它殘破的軍力，向美越聯軍作捲土重來的襲擊，詹森仍舊對歷史交不了賬，可是美國所受的損失却無法以數字估計了！

(四) 在西貢看巴黎找結論

最後，我有機會到越戰現場實地視察，把視察所得作本文的結論。巴黎和談不能打開僵局，要看越南戰局形勢的變化。上月底筆者代表亞洲反共聯盟中國分會到西貢去出席亞盟理事會，得到了現場觀察越南戰局形勢的機會，幫助我作展望巴黎和談的結論。

筆者五月二十三日回西貢二十九日回來，在西貢整整住了一個星期。這一個星期，可以說天天在炮火中過生活。白天晚上，炮聲永遠不停的。在我們住的皇后飯店窗戶口我們有時看到直昇機列隊劃空而過，有時看到

傘兵從一架架運輸機裡跳下來，黑點布滿了天空；到了晚上，地平線上，東一顆照明彈，西一顆照明彈，冉冉上昇，表示下面正展開着劇烈的戰鬥；一上床，炮聲震動了皇后飯店陳舊的窗框，格格作聲，好像奏着別有一番滋味的催眠曲。可是，客觀形勢這樣緊張，我們主觀心理上却並不緊張，因為我們受周圍環境安定的影響，定下心來。

筆者在西貢引起了廿一年和廿七年兩次淞滬戰爭，身在上海租界裡那時情況的回憶。那時候，蘇州河對岸正展開着大規模的戰爭，可是住在上海租界裡的人還過着正常的生活。西貢今日，戰火迫在四郊，市區裡並不震驚騷亂，正跟上海市民在兩次戰爭時的鎮定相同。但，上海市民那時候託庇在帝國主義的掩護下有恃無恐是不足為訓的，今日西貢市民因建立了自己反共戰鬥的決心和自衛能力的信心而安定下來，却是難能可貴，值得我們的欽佩。

越共新年和五月兩次大規模的攻勢，焚燒劫奪，殺人如麻，使幾十萬越南人民家破人亡，流離失所，不問其軍事上的戰果如何，在心戰上却遭遇到不可挽救的挫折。越南老百姓，經過了這兩次屠殺之後，祖共者都變成了反共，恐共者也都鼓起了復仇洩恨的決心。越南人民反共團結現在已經到了登峯造極的高潮。

越南老百姓看到越共的凶殘，已成強弩之末，難以為繼。新年和五月兩次攻勢，越共是傾巢而出作最後孤注一擲的。他們的新年攻勢，目的在打擊美軍聲勢，摧毀政府領導，失敗了。他們的五月攻勢，目的在爭取戰場優勢，增加和談資本，也一無所獲。可是，在這兩次攻勢中越共兵員武器的損失却癱瘓了它整個戰線的戰鬥實力。兵死了可以再徵召，可是越共佔領區有無兵可徵的困難。因為，就地區講，越共雖然還佔領越南百分之四十的面積，可是，就人口講，越共只能控制越南總人口百分之二十。大多數有戰鬥能力的青少年都投奔自由區，留下來的百分之二十盡是些老殘婦孺，就是強迫他們去當兵，除了做炮灰之外派不了其他用處。因此，越共不得不向北越求兵員的補給。北越乘美國局部停止轟炸的隙縫，儘量輸送兵員給越共。到現在為止滲透過來的兵員也只不過三五萬人，要補充越共兩次攻勢損失距離還遠得很哩。

越南老百姓更看到就是北越本身，今天也外強中乾，並不能構成怎樣了不起的威脅。美軍的轟炸，雖然避免主要目標，北越已經受不了這樣的打擊。交通給癱瘓了，生產給停頓了，人民物質上和心理上的恐慌，更不能數字來表現它的影響。因此，反戰論調，也在北越掀起一股反政府的暗潮，在醞釀高潮，激發政變。

因此，越南人民以為這樣一種局勢的轉變是爭取勝利的好機會。他們不獨不能容忍美國在這緊要的關頭接受北越任何和談的條件，他們根本上就反對舉行這次和談。

巴黎和談，在沒有正式展開之前，由美國出面作試探的接觸，可是一旦正式談判開始，必以越南為主體。假定越南政府代表，坐到和談桌子上去，以國內人民這種心理作背景，美國和談有結果的期待，恐怕就渺茫得很了！

越南老百姓有了團結反共的決心，再加上敵人再衰三竭敗象的暴露，是越南形勢好轉的樂觀現象。這種現象產生了促使美國乘勝進取的壓力，遏止了美國妥協心理的滋長。

我們再從越南內部現象來分析，他們需要美國協助的迫切，更不容美國作減輕戰爭負擔的嘗試。

越南今日，可以說，都要掉過頭來，一切再從頭做起。真正反映人民的憲法開始實行，真正代表人民的國會開始活動，真正民選的總統開始執行他的任務。在這進入民主正軌的初期，必然會遭遇到種種障礙，需要負責建國者的奮鬥努力。所謂障礙，問題複雜，不勝枚舉。此中最主要的，不外兩端：一是派系紛雜，構成混亂，影響民主政權的穩定，應予鎮定；一是政風失常，貪污盛行，損害政府威信，應予澄清。這都是歷任越南領導者遺留下來的積弊。阮文紹總統和陳文香總理，新領導登台，公開宣言，決心予以澈底掃除。

這是非常正確的新政綱。除此積弊才符合了人民對政府的熱切期待。除此積弊才可以領導人民的團結，乘敵勢衰予以致命的打擊。

就派系鬭爭說，我們在西貢，深感正副總統中間的裂痕至今還是很深。在正副總統具名邀請世盟亞盟代表們的酒會中，副總統竟未到場，已

使代表們感到一些顧慮，代表們同日看報，看到副總統阮高奇對人民自衛隊學員們的訓辭，更證實他們的顧慮。阮高奇訓話指示學員們要肅清殖民地舊觀念，不該跟着外國人做奴隸。政府大員做奴隸頭子不會吃苦，吃苦的是奴隸羣家老百姓。這種挑撥人民與政府，與友邦一石三鳥的話，竟出自副總統之口，竟皇皇然以大標題登在報端，真令代表們咋舌。然而，據深知越南政情的同業告訴筆者，阮高奇雖口出大言，作不了什麼怪，因為他勢力的基礎祇建立在幾個越南將領身上，而這些將領們却跟美軍合作得異常密切了。

再就肅清貪污說，這是越南由來已久的積弊，也是越南人民雖然痛恨越共仍不願由衷擁護政府的一個主要原因。新總理陳文香肅清貪污的號召，不是新官上任的冠冕文章，而是抱着不成功就掛冠而去的決心的。陳氏是一位潔身自好教書為生的寒士。做了市長，上下班還騎着自行車，清儉不減當年。他因此得到家人的崇敬，因此被選做這一次新政府的總理，也因此，我們可以斷定他肅清貪污是抱着最大的決心的。但，貪污惡習深入越南政府各機構中，陳文香個人抱這決心是一會事，他有没有能力澈底達成他的決心是另一會事。這需要在安定環境中縝密設計和大力鏖伐的。我相信，陳文香需要總統的全力支持之外，更需要美國方面的配合協助。

單就上面兩點排除越南政府重建信心的障礙來說，現實環境就不容許美國作減輕戰爭負擔的嘗試。因為，政治革新需要安定，美國減輕了戰爭負擔，越南政府就加重了戰爭負擔，就無力兼顧內部的安定，無法實施這些必要的政治革新，也就無法領導人民團結，乘敵勢衰予以致命打擊了。因此，筆者就現場觀察深信美國若要貫徹國策，就沒法子減輕它在越南的戰爭負擔。不獨在軍事方面，就是在政治、經濟各方面，美國一鬆手，就會把越南推進不可挽救的危險絕境。

我們再本此檢討回頭來展望巴黎的和談。美國在和談中已退到讓無可讓的地步。假定北越始終執持它強國的姿態，就是美國換了一個新總統和談也不會有怎樣的進展。再加上，戴高樂不勝共產黨的威脅，跟俄共翻了臉，反共親共陣線起了突變而加強暴露了共產陣營侵略步驟的團結一致。美國在這種氣氛中更無法再找妥協的出路了吧！

Model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重編 英漢模範字典

王雲五校訂 張世鏞等編

聖經紙本：定價新臺幣66元特價45元
模造紙本：定價新臺幣56元特價39元

本書原編者張世鏞先生等英語造詣極深，所編英漢模範字典一書，除具一般字典求解之功用外，兼有作文、修辭、會話、及商用字典之長。其內容指示用法及註釋，均極確當。為我國多功用英漢字典中最早之一部，遠在民國十八年即已開始風行全國。與一般僅供求解之用者大不相同。其後迭經於民國廿四年與卅八年兩次增訂，始終暢銷。茲以兩次世界大戰後，新字增加不少，現復經商請名學者王雲五先生主持，延聘專家詳加修訂，將早已過時之僻字予以刪除；復將兩次大戰後所產生之常用新字數千個插入正文，並同時採用國際音標與韋氏音標兩種讀音符號，對於學者讀音、求解，作文均極有助，尤適宜於大中學生、自修者、商界、出國留學生等之用。

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
郵政劃撥戶一六五號